

山本五十六紀念館

給高野季八的信（1899）

在這封寄給高野季八的親筆書信裡，山本五十六記錄了他最近一次的校外旅行。高野季八是他的兄長，當時住在東京上野區，專攻牙醫課程。

信中提到和兩個中學同學一起攀登一座名叫「米山」的山，還開玩笑說在遠足中遇到巨人並躲了起來。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山本五十六當時的幽默感和寫作水準已經超出十幾歲的同齡人。同時，字裡行間也透著親密的兄弟感情。他還歎息說，雖然旅行很有趣，但他更希望能在上野和高野季八一起學習。

高野五十六出生

五十六出生於長岡地區的高野家，這個家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武士血統。高野榮軒（1693-1773；本名高野永貞）和兒子余慶（1729-1815；本名常道）是家族兩位知名的先祖，兩位都是越後長岡藩主（封建時代的領主）的家臣。高野五十六的祖父、父親和幾位兄長都曾參加戊辰戰爭（1868-1869）。軍功之外，高野家數代以來也頗有文學造詣，出過不少出色的詩人和作家。

其墓志銘「一生の計は少時にあり（一生之計，奈何苦短）」就是出自他初中一年級的作文《明治三十年賀》。

班傑明·富蘭克林自傳

中學時，山本五十六得到一本《富蘭克林的自傳》的影印本，由於仰慕富蘭克林，敬佩其為拯救美國百姓於殖民壓迫之中而鬥爭，山本五十六想要以富蘭克林為榜樣，有朝一日也成長為一名偉大的領導者。

五十六中學時代的筆記

山本五十六崇拜班傑明·富蘭克林在這本他 16 歲念國三時的筆記本裡就能得到印證，本子上寫著富蘭克林的日文漢字名——「不亂苦林」。

五十六的出生地

高野家原本緊挨著長岡城，但在戊辰戰爭中被燒毀。戰爭結束後，家族新建了一幢木造宅邸，占地面積將近 1320 平方公尺。以現代日本住宅標準來說，這樣的面積已經很大，但就這個家族的社會地位而言還是小了些。

五十六就出生在這處新宅邸的一樓。後來，這層樓的一部分就被劃作他的書房。

過繼

1916 年，五十六被過繼到同樣是從前長岡武士家的山本家成為養子，這種現象在那

個時代的日本很常見，沒有男性繼承人的家庭常常會過繼一位看起來會有出息的年輕人繼承家族，山本家正是早早看出了五十六的潛力。

座右銘：「常在戰場」

「常在戰場」，這是長岡藩主牧野家的座右銘。在進入明治時代（1868-1912）之前，牧野家統領長岡藩達數世紀之久。首代牧野藩主及其家臣建立的嚴格訓練體系也傳承了數百年，這句話昭示著必要時隨時上陣、保衛領土的武士精神。

即便進入和平年代，這些訓練也依然激勵著牧野家人強健體魄、積蓄錢財，隨時隨地為戰鬥做好準備，這條座右銘也正是山本五十六信奉並且努力貫徹於生活中的哲學。

行走世界的旅行家

這封明信片落款 1921 年 4 月，是山本五十六赴墨西哥考察石油設施時所寫，山本五十六在上面向兄長高野季八描述了自己最近一次的旅行。那時，山本五十六花了 9 個月時間遊歷美洲與歐洲。這段海外經歷讓他得以深入瞭解當時最新科技，意識到航空和石油必定是接下來全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明信片原件為私人收藏，館內無展出。

從世界各地寄回的明信片

旅行過程中，山本五十六給他的家人親友寄發了許多明信片，這裡展示的是其中一部分，都是寄給他的恩師渡部興和兄長高野季八。

山本五十六在明信片上談到了他在哈佛學習英語，在華盛頓特區日本大使館的工作等諸多事宜。還提到了他作為代表團成員，隨同海軍大將井出謙治參與《華盛頓海軍條約》談判一事。

旅居美國

1919 年 5 月，山本五十六前往美國，在波士頓居住了一段時間，他在哈佛大學學習英語，同時利用晚上時間接受額外的輔導來拓展課程。同年 12 月，他被提拔為海軍中校，隨後在 1920 年 5 月來到華盛頓特區，以海軍派駐武官的身份進入日本大使館工作。

很快他受命協助日本大使幣原喜重郎準備即將到來的國際通信會議。山本五十六向來認為日本需要實現科技現代化，好跟上美國和歐洲的步伐。在他眼裡這次任務是巨大的榮耀，對日本的未來更是至關重要。

1926 年大使館任期結束之後，山本五十六自費前往墨西哥考察當地油田運作，希望進一步加深對國際原油業的瞭解。

給西山伊豆子的信（1919）

這是山本五十六在美國時給家鄉友人 14 歲的侄女西山伊豆子的信。在信中，他對比

了美日女性生活狀態的差異，他稱美國女性思想更獨立，而日本女性通常將維護家庭看得比個人抱負更重。

他鼓勵西山伊豆子在高遠志向與周遭社會的期許中求取平衡，他相信和諧的家庭生活是未來日本繁榮的關鍵，同時也認為應當鼓勵女性發掘自身潛力。

善心與慷慨

山本五十六抱有堅定的慈善信念，對於自己眼中重要的人，常常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在 1940 年一封寫給老師的女兒渡部與喜子的信裡，他承諾：「我會一直誠意奉公、感念師恩，報答恩師 50 年來對我的薰陶。」

棋牌遊戲

山本五十六喜愛一切類型的遊戲，從橋牌之類的紙牌遊戲，麻將、輪盤這樣的博弈遊戲，再到包括將棋（日式象棋）在內的其他遊戲。於他看來這些並不只是單純的消遣，還有著訓練作戰頭腦的重要作用。他說這些遊戲教會了他許多至關重要的事情：

首先，無論輸贏都必須保持冷靜，做出清晰的判斷。第二，必須有耐心，但一旦打倒敵人的時機來臨，則需當機立斷，切不可優柔寡斷。第三，要爭取勝利，就必須在大膽與謹慎間找到平衡。

不過，考慮到偶爾需要自我犧牲的情況，山本五十六也補充道：「如果只為自身利益

一搏輸贏，你就無法冷靜做出正確的判斷。」

對和平的探索

山本五十六認為日本在 1940 年與德國、義大利結成三國同盟是錯誤的決定，他強烈反對這一舉措，同時竭盡全力阻止日本公然抨擊此前簽訂的《華盛頓海軍條約》。此外，他也察覺到空中力量才是國家軍事發展的未來，而不是海上力量。他始終認為日本領導人應該更關注國防，而不是海外擴張。

給高野季八的信（1927）

在這封 1927 年寫給兄長的信裡，山本五十六表達了他對日本當時所面臨的諸多地緣政治挑戰的擔憂。信中談到了昭和金融恐慌、日本政府此前的內閣改組，以及日本在中國山東省推進的軍事行動。

山本五十六認為即將到來的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十分重要，視其為日本謀求和平、緩解日益緊張的全球局勢的最佳時機。

出席倫敦海軍裁軍會議

1930 年，山本五十六作為日本代表團成員出席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圖為他和代表團其他重要成員的合影，其中包括：財部彪、松平恒雄、永井松三、安保清種、左近司政

三、山口多聞等等。

會議期間，山本五十六與英國代表團的羅伯特·克雷吉爵士密切合作，結下了友誼。

克雷吉後來成為了英國駐日本大使，對山本五十六及其談判能力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第二次倫敦海軍裁軍會議

山本五十六在 1934 年第二次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的預備交涉階段，寫下了這封給兄長高野季八的信。由於 1930 年第一次會議期間的出色表現，他得到了隨同日本駐英國大使松平恒雄代表日本再次參會的機會。

從這封信的口氣裡同樣可以看出，山本五十六認為這些會談對於日本的未來有多麼重要，他花了很大篇幅詳細闡述自己打算如何努力談判。

海軍職位提升與空中力量的重要性

1935 年初，結束了第二次倫敦海軍裁軍會議預備談判工作，山本五十六回到了日本。他被提升為日本海軍航空部長後，立刻著手嘗試調整日本軍事戰略架構。他堅信「國防的主力在於空軍，船艦只能作為輔助。」隨後，他就任海軍次官。

1939 年，山本五十六回到母校長岡中學向學生演講。演講中，他再一次強調空中力量的重要性，並祈願學生們能夠享有更和平的未來。

追悼船員

山本五十六總是對下屬心懷關切，這本紀念冊來自赤城號航空母艦上的神社，他當時擔任艦長。

那時為應對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日本海軍航空部隊正艱苦訓練，期間有官兵不幸因事故隕命。山本五十六認為，在他的部隊裡軍官抽出時間向犧牲的戰友致敬是必要的。

六千年歷史的筆記

在這份手寫筆記中，山本五十六對日本古代史做簡單的概括，其中記述了神明的傳說，神明與日本的關係以及他們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

筆記顯示出山本五十六不但在科學與文化方面有超前於當時社會的意識，對於日本傳統文化的神聖尤其是神話方面同樣十分尊重。

《聖經》

中學時代的山本五十六受到了一位名叫紐維爾的基督教牧師影響，這位牧師是他的棒球老師。終其一生他都保持著對宗教的興趣，除了這本《聖經》之外，還研讀過不少佛教和神道教讀物。

堅決反對與德國締結盟約

即便是在遭到來自同僚的人身威脅和蔑視時，山本五十六依然堅持反對日本與德國締結盟約。在這份寫於 1939 年 5 月 31 日的聲明中他再次陳述自己的觀點，認為與納粹德國締結聯盟將使日本陷入與英、美兩國的戰事，最終必會導向日本的敗亡。或許是在歐美國家生活過的經歷讓山本五十六能夠洞悉這些國家國民的心態，而這恰恰是當時日本的其他領導人所缺乏的特質。

聯合艦隊總司令

山本五十六曾在美國生活，因此十分瞭解美國的軍事力量，以及美國人民的強大意志。儘管如此，在這份 1941 年 5 月寫給渡部重德的信中，他還是表達了早日實現和平的期望。他說，日本「必須跨越巨浪，度過難關」。

指揮軍艦「長門號」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長門號」戰艦在役期間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戰艦，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搭載 40 公分口徑大炮的戰艦。更大、更有名的「武藏號」與「大和號」戰艦都是好幾年後才建成服役。

珍珠港襲擊前最後一次作戰會議留影

1941 年 11 月 13 至 14 日，時任日本海軍總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及其參謀長、聯合艦

隊大部分成員集結在日本西部山口縣的岩國海軍基地。

就是在這裡，轟炸珍珠港的計畫完成了最終修訂。直到此時，山本五十六依然期望日本能與美國在最後一刻達成和平協議。他下令一旦和平協議達成，便立刻取消襲擊，哪怕攻擊部隊已經迫近珍珠港。

茶具贈禮

山本五十六將這套茶具送給了在開戰前後均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日本實業家藤原銀次郎。戰爭結束後，藤原銀次郎與山本五十六的幾位朋友在一次典禮上拿出這套茶具使用，以此寄託對他的懷念。

方便攜帶的茶具

這套方便攜帶的茶具名叫「かちどき」（Kachidoki，意思是「勝利的呼喊」）。方便攜帶茶具的誕生，是為了讓人哪怕身在戰場也能享受日本傳統茶道之樂。每一件器具都是為上戰場的人量身精選，蘊含著戰事好運、長壽、勝利等等寓意。戰爭結束後，山本家保留了這套茶具作為紀念。

山本五十六的短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裕仁天皇隨即下令打造了大約十柄短刀，賜予他最信賴的部屬

與顧問，這柄短刀便是其中之一。這是一把刀頭圓潤、約 20 公分的直刃刀，為山本五十六所有，後由其長子山本義正捐贈給紀念館。

這批短刀主要由兩位刀匠鍛造，分別是一貫齋繁正（1905-1995；本名酒井寬）和遠藤光起（1904-1992）。這一柄出自遠藤光起之手，他也是新潟市人，刀身上刻有山本五十六的親筆手書，正面是「皇國興~~廢~~（帝國興廢）」，背面是「~~繫~~在此征~~戰~~（系於此戰）」。雕刻者也是新潟縣三條市人，名叫阿部昭忠（1899-1977）。刀柄為純銀製作，同樣刻有銘文：正面為「御賜」、背面為「頒」。

這些短刀並非為上陣殺敵所造，但對於有幸獲賜佩刀的人來說，佩刀是為了鼓舞士氣。

給海軍中央部的信（1942 年 11 月 12 日）

1942 年 8 月 7 日，美軍攻佔南太平洋上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同時控制了島上的日本空軍基地，日本領導人相信這座島嶼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認為奪回島嶼是取得太平洋戰爭勝利的關鍵。

然而，雖然勇敢地發起了三次進攻，日軍卻始終沒能奪回島嶼，山本五十六不得不給海軍司令部長三和義勇寫下這封書信，承認部隊雖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島嶼仍在美軍控制之下。

給棚野透的私人信件

這封信寫於 1943 年 1 月，也是山本五十六辭世前 3 個月的時候。他在信中坦率地談到了自己對於這場戰爭的擔憂和不安日益增長，因為戰事拖得越久，對日本來說前景就越不妙。他憂心家人與家鄉，憂心戰爭結束時長岡會怎樣。他很少用長岡方言寫信，這是其中一封。

日本航空學會雜誌

終其一生山本五十六都對飛機十分著迷，這一點也貫穿在他的海軍生涯中，他相信航空才是未來的出路。然而或許不那麼為人所知的是，他對地理也非常熱愛，他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忠實讀者，總是如饑似渴地吸收更多有關廣闊世界及其地理分佈的知識。此外，山本五十六還訂閱了《日本航空學會雜誌》，以確保自己能隨時瞭解最新的航空發展資訊。

米內光政的書法作品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這就是米內光政（1880-1948）為友人山本五十六最後寫下的悼詞。米內光政曾先後出任海軍上將、海軍大臣，並於 1940 年就任日本總理大臣。他是岩手縣人，與山本五十六是老友，也是長期以來的政治盟友。米內光政擔任海軍大臣時，山本五十六正是

海軍次官。自 1937 年 2 月開始，為阻止日本加入與德國、義大利的三國同盟，兩人協力抗爭了兩年零七個月之久。無奈的是他們剛剛調任，盟約便迅速達成了。